

## 汉武故事 (汉)班固

汉景皇帝王皇后内太子宫，得幸，有娠，梦日入其怀。帝又梦高祖谓己曰：“王夫人生子，可名为彘。”及生男，因名焉。是为武帝。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。年四岁，立为胶东王。数岁，长公主嫖抱置膝上，问曰：“儿欲得妇不？”胶东王曰：“欲得妇。”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，皆云不用。末指其女问曰：“阿娇好不？”于是乃笑对曰：“好！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作金屋贮之也。”长主大悦，乃苦要上，遂成婚焉。是时皇后无子，立栗姬子为太子。皇后既废，栗姬次应立，而长主伺其短，辄微白之。上尝与栗姬语，栗姬怒弗肯应。又骂上老狗，上心衔之。长主日譖之，因誉王夫人男之美，上亦贤之，废太子为王，栗姬自杀，遂立王夫人为后。胶东王为皇太子时，年七岁，上曰：“彘者彻也。”因改曰彻。

丞相周亚夫侍宴，时太子在侧。亚夫失意，有怨色，太子视之不辍，亚夫于是起。帝问曰：“尔何故视此人邪？”对曰：“此人可畏，必能作贼。”帝笑，因曰：“此怏怏非少主臣也。”

廷尉上囚。防年继母陈杀父，因杀陈。依律，年杀母，大逆论。帝疑之，诏问太子。太子对曰：“夫继母如母，明其不及母也，缘父之爱，故比之于母耳。今继母无状，手杀其父，则下手之日，母恩绝矣。宜与杀人皆同，不宜大逆论。”帝从之，年弃市。议者称善，时太子年十四，帝益奇之。

及即位，常晨往夜还。与霍去病等十余人，皆轻服为微行。且以观戏市里，察民风俗。尝至莲勺通道中行，行者皆奔避路上。怪之，使左右问乏，云有持戟前呵者数十人。时微行率不过二十人，马七八匹，更步更骑，衣如凡庶，不可别也，亦了无驺御，而百姓咸见之。

元光元年，天星大动；光耀焕焕竟天，数夜乃止。上以问董仲舒，对曰：“是谓星摇人，民劳之妖也。”是时谋伐匈奴，天下始不安，上谓仲舒妄言，意欲诛之。仲舒惧，乞补刺史以自效，乃用为军候，属程不识屯雁门。

太后弟田蚡欲夺太后兄子窦婴田，婴不与，上召大臣议之。群臣多是窦婴，上亦不复穷问，两罢之。田蚡大恨，欲自杀。先与太后诀，兄弟共号哭诉太后。太后亦哭弗食。上不得已，遂乃杀婴。后月余日，蚡病，一身尽痛，若击者。叩头复罪。上使视鬼者察之，见窦婴笞之。上又梦窦婴谢上属之，上于是颇信鬼神事。

陈皇后废处长门宫，窦太主以宿恩犹自亲近。后置酒主家，主见所幸董偃

。

陈皇后废，立卫子夫为皇后。初，上行幸平阳主家，子夫为讴者，善歌，能造曲，每歌挑上，上意动，起更衣，子夫因侍衣得幸。头解，上见其美发

，悦之，欢乐。主遂内子夫于宫。上好容成道，信阴阳书。时宫女数千人，皆以次幸。子夫新入，独在籍末，岁余不得见。上释宫人不中用者出之，子夫因涕泣请出。上曰：“吾昨梦子夫庭中生梓树数株，岂非天意乎？”是日幸之，有娠，生女。凡三幸，生三女。后生男，即戾太子也。

淮南王安好学多才艺，集天下遗书，招方术之士，皆为神仙，能为云雨。百姓传云：“淮南王，得天子，寿无极。”上心恶之，征之。使觐淮南王，云王能致仙人，又能隐形升行，服气不食。上闻而喜其事，欲受其道。王不肯传，云无其事。上怒，将诛，淮南王知之，出令与群臣，因不知所之。国人皆云神仙或有见王者。常恐动人情，乃令斩王家人首，以安百姓为名。收其方书，亦颇得神仙黄白之事，然试之不验。上既感淮南道术，乃征四方有术之士，于是方士自燕齐而出者数千人。齐人李少翁，年二百岁，色如童子，上甚信之，拜为文成将军，以客礼之。于甘泉宫中画太一诸神像，祭祀之。少翁云：“先致太一，然后升天，升天然后可至蓬莱。”岁余而术未验。会上所幸李夫人死，少翁云能致其神，乃夜张帐，明烛，令上居他帐中遥见李夫人，不得就视也。

李少君言冥海之枣大如瓜，种山之李大如瓶也。

文成诛月余日，使者籍货关东还，逢之于漕亭。还言见之，上乃疑；发其棺，无所见，唯有竹筒一枚。捕验间无纵迹也。

上微行至于柏谷，夜投亭长宿，亭长不内，乃宿于逆旅。逆旅翁谓上曰：“汝长大多力，当勤稼穡；何忽带剑群聚，夜行动众，此不欲为盗则淫耳。”上默然不应，因乞浆饮，翁答曰：“吾止有溺，无浆也。”有顷，还内。上使人觐之，见翁方要少年十余人，皆持弓矢刀剑，令主人姬出安过客。姬归，谓其翁曰：“吾观此丈夫，乃非常人也；且亦有备，不可图也。不如因礼之。”其夫曰：“此易与耳！鸣鼓会众，讨此群盗，何忧不克。”姬曰：“且安之，令其眠，乃可图也。”翁从之。时上从者十余人，既闻其谋，皆惧，劝上夜去。上曰：“去必致祸，不如且止以安之。”有顷，姬出，谓上曰：“诸公子不闻主人翁言乎？此翁好饮酒，狂悖不足计也。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。”姬自还内。时天寒，姬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，皆醉。姬自缚其夫，诸少年皆走。姬出谢客，杀鸡作食。平明，上去。是日还宫，乃召逆旅夫妻见之，赐姬金千斤，擢其夫为羽林郎。自是惩戒，希复微行。时丞相公孙雄数谏上弗从，因自杀，上闻而悲之，后二十余日有柏谷之逼。乃改殡雄，为起坟墓在茂陵旁，上自为谏曰：“公孙之生，污渎降灵。元老克壮，为汉之贞。弗予一人，迄用有成。去矣游矣，永归冥冥。呜呼夫子！曷其能刑。载曰：万物有终，人生安长；幸不为夭，夫复何伤。”雄尝谏伐匈奴，为之小止。雄卒，乃大

发卒数十万，遣霍去病讨胡，杀休屠王。获天祭金人，上以为大神，列于甘泉宫。人率长丈余，不祭祀，但烧香礼拜。天祭长八尺，擎日月，祭以牛。上令依其方俗礼之，方士皆以为夷狄鬼神，不宜在中，因乃止。

凿昆池，积其土为山，高三十余丈。又起柏梁台，高二十丈，悉以香柏，香闻数十里，以处神君。神君者，长陵女子也，死而有灵。霍去病微时，数自祷神君，乃见其形，自修饰，欲与去病交接，去病不肯，神君亦惭。及去病疾笃，上令为祷神君，神君曰：“霍将军精气少，寿命不长。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，可得延年，霍将军不晓此意，遂见断绝。今疾必死，非可救也。”去病竟死。上乃造神君请术，行之有效，大抵不异容成也。自柏梁烧后，神稍衰。东方朔取宛若为小妻，生三人，与朔同日死。时人疑化去，弗死也。

薄忌奏：“祠太一用一太牢，为坛开八通鬼道，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。”上祝太畤祭，常有光明照长安城如月光。上以问东方朔曰：“此何神也？”朔曰：“此司命之神，总鬼神者也。”上曰：“祠之能令益寿乎？”对曰：“皇者寿命悬于天，司命无能为也。”

上少好学，招求天下遗书，上亲自省校，使庄助、司马相如等以类分别之。尤好辞赋，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，辄命相如等赋之。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，下笔即成，初不留意。相如作文迟，弥时而后成，上每叹其工妙，谓相如曰：“以吾之速，易子之迟，可乎？”相如曰：“于臣则可，未知陛下何如耳？”上大笑而不责也。

上喜接士大夫，拔奇取异，不问仆隶，故能得天下奇士。然性严急，不贷小过，刑杀法令，殊为峻刻。汲黯每谏上曰：“陛下爱才乐士，求之无倦，比得一人，劳心苦神。未尽其用，辄已杀之。以有限之士，资无已之诛。臣恐天下贤才将尽于陛下，欲谁与为治乎？”黯言之甚怒，上笑而喻之曰：“夫才为世出，何时无才！且所谓才者，犹可用之器也；才不应务，是器不中用也；不能尽才以处事，与无才同也。不杀何施！”黯曰：“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，而心犹以为非。愿陛下自今改之，无以臣愚为不知理也。”上顾谓群臣曰：“黯自言便辞，则不然矣；自言其愚，岂非然乎？”时北伐匈奴，南诛两越，天下骚动。黯数谏争，上弗从，乃发愤谓上曰：“陛下耻为守文之士君，欲希奇功于争表；臣恐欲益反损，取累于千载也。”上怒，乃出黯为郡吏。黯忿愤，疽发背死。谥刚侯。

上尝辇至郎署，见一老翁，须鬓皓白，衣服不整。上问曰：“公何时为郎，何其老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姓颜名驷，江都人也，以文帝时为郎。”上问曰：“何其老而不遇也？”驷曰：“文帝好文而臣好武；景帝好老而臣尚少；陛下好少而臣已老；是以三世不遇。故老于郎署。”上感其言，擢拜会稽都尉。

天子至鼎湖病甚，浮水发根言于上曰：“上郡有神，能治百病。”上乃令发根祷之，即有应，上体平，遂迎神君会于甘泉，置之寿宫。神君最贵者大夫，次大禁司命之属，皆从之。非可得见，闻者音与人等。来则肃然风生，帷幄皆动。于北宫设钟虞羽旗以礼神君。神君所言，上辄令记之，命曰画法。率言人事多，鬼事少。其说鬼事与浮屠相类；欲人为善，责施与，不杀生。

齐人公孙卿谓所忠曰：“吾有师说秘书言鼎事，欲因公奏之。如得引见，以玉羊一为寿。”所忠许之。视其书而有疑，因谢曰：“宝鼎事已决矣，无所复言。”公孙卿乃因郿人平时奏之。有札书言：“宛侯问于鬼区舆，区曰：帝得宝鼎，神策延年，是岁乙酉，朔旦冬至，得天之纪，终而复始。于是迎日推算，乃登仙于天。今年得朔旦冬至，与黄帝时协。臣昧死奏。”帝大悦，召卿问。卿曰：“臣受此书于申公，已死，尸解去。”帝曰：“申公何人？”卿曰：“齐人安期生同受黄帝言，有此鼎书。申公尝告臣：言汉之圣者，在高祖之曾孙焉。宝鼎出，与神通，封禅得上太山，则能登天矣。黄帝郊雍祠上帝，宿斋三月，鬼区舆尸解而去，因葬雍，今大鸿冢是也。其后黄帝接万灵于明庭，甘泉是也。升仙于寒门，谷口是也。”

上为伐南越，告祷泰一。为泰一锋旗，命曰灵旗，画日月斗，大吏奉以指所伐国。

拜公孙卿为郎，持节候神。自太室至东莱，云见一人。长五丈，自称巨公，牵一黄犬，把一黄雀，欲谒天子，因忽不见。上于是幸缙氏，登东莱，留数日，无所见，惟见大人迹。上怒公孙卿之无应，卿惧诛，乃因卫青白上云：“仙人可见，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。今陛下可为观于缙氏，则神人可致。且仙人好楼居，不极高显，神终不降也。”于是上于长安作飞廉观，高四十丈；于甘泉作延寿观，亦如之。

上巡边至朔方，还祭黄帝冢桥山。上曰：“吾闻黄帝不死，今有冢，何也？”公孙卿曰：“黄帝已仙上天，群臣思慕，葬其衣冠。”上叹曰：“吾后升天，群臣亦当葬吾衣冠于东陵乎？”乃还甘泉，类祠太一。

上于未央宫以铜作承露盘，仙人掌擎玉怀，以取云表之露，拟和玉屑，服以求仙。

栾大有方术，尝于殿前树旌数百枚，大令旌自相击，翻翻竟庭中，去地十余丈，观者皆骇。

帝拜栾大为天道将军，使着羽衣，立白茅上，授玉印；大亦羽衣，立白茅上受印；示不臣也。

栾大曰：“神尚清静。”上于是于宫外起神明殿九间。神室：铸铜为柱，黄金涂之，丈五围，基高九尺，以赤玉为陛，基上及户，悉以碧石，椽亦以

金，刻玳瑁为龙虎禽兽，以薄其上，状如隐起，椽首皆作龙形，每龙首衔铃流苏悬之，铸金如竹收状以为壁，白石脂为泥，渍椒汁以和之，白密如脂，以火齐薄其上，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，光照洞彻，以白珠为帘，玳瑁押之，以象牙为蔑，帷幕垂流苏，以琉璃珠玉，明月夜光，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，其次为乙帐，甲以居神，乙以自御，俎案器服，皆以玉为之，前庭植玉树，植玉树之法，葺珊瑚为枝，以碧玉为叶，花子或青或赤，悉以珠玉为之，子皆空其中，小铃鎗鎗有声，薨标作金凤皇，轩翥若飞状，口衔流苏，长十余丈，下悬大铃，庭中皆壁以文石，率以铜为瓦，而淳漆其外，四门并如之，虽昆仑玄圃，不是过也。上恒斋其中，而神犹不至，于是设诸伪使鬼语作神命云：“应迎神，严装入海。”上不敢去，东方朔乃言大之无状，上亦发怒，收大，腰斩之。

东方朔生三日，而父母俱亡，或得之而不知其始；以见时东方始明，因以为姓。既长，常望空中独语。后游鸿蒙之泽，有老母采桑，自言朔母。一黄眉翁至，指朔曰：“此吾儿。吾却食服气，三千年一洗髓，三千年一伐毛；吾生已三洗髓、三伐毛矣。”

朔告帝曰：“东极有五云之泽，其国有吉庆之事，则云五色，着草木屋，色皆如其色。”

帝斋七日，遣栾宾将男女数十人至君山，得酒，欲饮之。东方朔曰：“臣识此酒，请视之。”因即便饮。帝欲杀之，朔曰：“杀朔若死，此为不验；如其有验，杀亦不死。”帝赦之。

东郡送一短人，长七寸，衣冠具足。上疑其山精，常令在案上行，召东方朔问。朔至，呼短人曰：“巨灵，汝何忽叛来，阿母还未？”短人不对，因指朔谓上曰：“王母种桃，三千年一作子，此儿不良，已三过偷之矣，遂失王母意，故被谪来此。”上大惊，始知朔非世中人。短人谓上曰：“王母使臣来，陛下求道之法：唯有清静，不宜躁扰。复五年，与帝会。”言终不见。

帝斋于寻真台，设紫?荐。

王母遣使谓帝曰：“七月七日我当暂来。”帝至日，扫宫内，然九华灯。七月七日，上于承华殿斋，日正中，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。上问东方朔，朔对曰：“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，宜洒扫以待之。”上乃施帷帐，烧兜末香，香，兜渠国所献也，香如大豆，涂宫门，闻数百里。关中尝大疫，死者相系，烧此香，死者止。是夜漏七刻，穴中无云，隐如雷声，竟天紫色。有顷，王母至：乘紫车，玉女夹馭，载七胜履玄琼凤文之舄，青气如云，有二青鸟如鸟，夹侍母旁。下车，上迎拜，延母坐，请不死之药。母曰：“太上之药，有中华紫蜜云山朱蜜玉液金浆，其次药有五云之浆风实云子玄霜绛雪，上握兰园之金精，下摘圆丘之紫柰，帝滞情不遣，欲心尚多，不死之药，未可致也。”因

出桃七枚，母自啖二枚，与帝五枚。帝留核着前。王母问曰：“用此何为？”上曰：“此桃美，欲种之。”母笑曰：“此桃三千年一着子，非下土所植也。”留至五更，谈话世事，而不肯言鬼神，肃然便去。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母，母谓帝曰：“此儿好作罪过，疏妄无赖，久被斥退，不得还天；然原心无恶，寻当得还。帝善遇之。”母既去，上惆怅良久。

后上杀诸道士妖妄者百余人。西王母遣使谓上曰：“求仙信邪？欲见神人，而先杀戮，吾与帝绝矣。”又致三桃曰：“食此可得极寿。”使至之日，东方朔死。上疑之，问使者。曰：“朔是木帝精为岁星，下游人中，以观天下，非陛下臣也。”上厚葬之。

上幸梁父，祠地主，上亲拜，用乐焉；庶羞以远方奇禽异兽及白雉白鸟之属。其日，上有白云，又有呼万岁者。禅肃然，白云为盖。

上自封禅后，梦高祖坐明堂，群臣亦梦，于是祀高祖于明堂，以配天。还作高陵馆。

上于长安作蜚帘观，于甘泉作延寿观，高二十丈。又筑通天台于甘泉，去地百余丈，望云雨悉在其下。春至泰山，还作道山宫，以为高灵馆。又起建章宫为千门万户，其东风阙，高二十丈，其西唐中，广数十里，其北太液池，池中有渐台，高三十丈。池中又作三山，以象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刻金石为鱼龙禽兽之属，其南方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，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，阶陛咸以玉为之，铸铜凤皇，高五丈，饰以黄金栖屋上。又作神明台并干楼，高五十余丈，皆作悬阁辇道相属焉。其后又为酒池肉林，聚天下四方奇异鸟兽于其中，鸟兽能言能歌舞，或奇形异态，不可称载。其旁造奇华殿，四海夷狄器服珍宝充之，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，不可称数。巨象大雀，师子骏马，充塞苑廐，自古已来所未见者必备。又起明光宫，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。率取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，满四十者出嫁，掖庭令总其籍，时有死出者补之。凡诸宫美人，可有七八千。建章、未央、长乐三宫，皆辇道相属，悬栋飞阁，不由径路。常从行郡国，载之后车。与上同辇者十六人，员数恒使满；皆自然美丽，不假粉白黛黑。侍衣轩者亦如之。上能三日不食，不能一时无妇人；善行导养术，故体常壮悦。其有孕者，拜爵为容华，充侍衣之属。

宫中皆画八字眉。

甘泉宫南有昆明，中有灵波殿，皆以桂为柱，风来自香。

未央庭中设角抵戏，享外国，三百里内皆观。角抵者，六国所造也；秦并天下，兼而增广之；汉兴虽罢，然犹不都绝。至上复采用之，并四夷之乐，杂以奇幻，有若鬼神。角抵者，使角力相抵触者也。其云雨雷电，无异于真，画地为川，聚石成山，倏忽变化，无所不为。

骊山汤初始皇砌石起宇，至汉武又加修饰焉。

大将军四子皆不才，皇后每因太子涕泣，请上削其封。上曰：“吾自知之，不令皇后忧也。”少子竟坐奢淫诛。上遣谢后，通削诸子封爵，各留千户焉。

上巡狩过河间，见有青紫气自地属天。望气者以为其下有奇女，必天子之祥。求之，见一女子在空馆中，姿貌殊绝，两手一拳。上令开其手，数百人擘莫能开，上自披，手即申。由是得幸，为拳夫人。进为婕妤，居钩弋宫。解皇帝素女之术，大有宠，有身，十四月产昭帝。上曰：“尧十四月而生，钩弋亦然。”乃命其门曰尧母门。从上至甘泉，因幸告上曰：“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，七岁妾当死，今年必死。宫中多蛊气，必伤圣体。”言终而卧，遂卒。既殒，香闻十里余，因葬云陵。上哀悼，又疑非常人，发冢，空棺无尸，唯衣履存焉。起通灵台于甘泉，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，至宣帝时乃止。

望气者言宫中有蛊气。上又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，逐之弗获。上怒，闭长安城诸宫门，索十二日，不得，乃止。

治隋太子反者，外连郡国数十万人。壶关三老郑茂上书，上感悟，赦反者。拜郑茂为宣慈校尉，持节徇三辅，赦太子。太子欲出，疑弗实。吏捕太子急，太子自杀。

上幸河东，欣言中流，与群臣饮宴。顾视帝京，乃自作《秋风辞》曰：“泛楼船兮汾河，横中流兮扬素波。箫鼓吹，发棹歌，极欢乐兮哀情多。”顾谓群臣曰：“汉有六七之厄，法应再受命。宗室子孙，谁当应此者？六七四十二，代汉者，当涂高也。”群臣进曰：“汉应天受命，祚逾周殷，子子孙孙，万世不绝。陛下安得亡国之言，过听于臣妾乎？”上曰：“吾醉言耳！然自古以来，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，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。”

上欲浮海求神仙，海水暴沸涌，大风晦冥，不得御楼船，乃还。上乃言曰：“朕即位已来，天下愁苦，所为狂勃，不可追悔。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，罢之。”田千秋奏请罢诸方士，斥遣之。上曰：“大鸿胪奏是也。其海上诸侯及西王母驿悉罢之。”拜千秋为丞相。

行幸五柞宫，谓霍光曰：“朕去死矣。可立钩弋子，公善辅之。”时上年六十余，发不白，更有少容，服食辟谷，希复幸女子矣。每见群臣，自叹愚惑：“天下岂有仙人，尽妖妄耳！节食服药，故差可少病。”自是亦不服药，而身体皆瘠瘦。一二年中，惨惨不乐。三月丙寅，上昼卧不觉。颜色不异，而身冷无气，明日色渐变，闭目。乃发哀告丧。未央前殿朝晡上祭，若有食之者。葬茂陵，芳香之气异常，积于坟埏之间，如大雾。常所御，葬毕，悉居茂陵园。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，上幸之如平生，而旁人不见也。光闻之，乃更出宫

人，增为五百人，因是遂绝。

始元二年，吏告民盗用乘輿御物，案其题，乃茂陵中明器也，民别买得。光疑葬日监官不谨，容致盗窃，乃收将作匠下击长安狱考讯。居岁余，邳县又有一人于市货玉杯，吏疑其御物，欲捕之，因忽不见。县送其器，又茂陵中物也。光自呼吏问之，说市人形貌如先帝。光于是默然，乃赦前所系者。岁余，上又见形谓陵令薛平曰：“吾虽失世，犹为汝君，奈何令吏卒上吾山陵上磨刀剑乎？自今已后可禁之。”平顿首谢，忽然不见。因推问，陵旁果有方石，可以为砺，吏卒常盗磨刀剑。霍光闻，欲斩陵下官，张安世谏曰：“神道茫昧，不宜为法。”乃止。甘泉宫恒自然有钟鼓声，候者时见从官卤簿似天子仪卫，自后转稀，至宣帝世乃绝。

宣帝即位，尊孝武庙曰世宗。奏乐之日，虚中有唱善者。告祠之日，曰鹄群飞集后庭。西河立庙，神光满殿中，状如月。东莱立庙，有大鸟迹，竟路白，龙夜见。河东立庙，告祠之日，白虎衔肉置殿前；又有一人骑白马，马异于常马，持尺一札，赐将作丞。文曰：“闻汝绩克成，赐汝金一斤。”因忽不见，札乃变为金，称之有一斤。广川告祠之明日，有钟磬音，房户皆开，夜有光，香气闻二里。宣帝亲祠甘泉，有顷，紫黄气从西北来，散于殿前，肃然有风；空中有妓乐声，群鸟翔舞蔽之。宣帝既亲睹光怪，乃疑先帝有神，复招诸方士，冀得仙焉。

白云趣宫。

汉成帝为赵飞燕造服汤殿，绿琉璃为户。

一画连心细长，谓之连头眉，又曰仙蛾妆。

高皇庙中御衣自篋中出，舞于殿上。冬衣自下在席上。平帝时，哀帝庙衣自在押外。